

桑干离殇

◎ 裴书红

春日的桑干河湿地,向来是候鸟的温情驿站。每年迁徙季,数万只天鹅、大雁、灰鹤等候鸟结伴而来,在澄澈水面、连片芦苇间休憩停歇。待积蓄满力量,便一路向北寻一处宜居之地,奔赴一场繁衍生命之约。

上周傍晚,闲来无事,我漫步来到桑干河源头湿地。彼时,大部队候鸟早已启程北飞,本以为眼前只剩空荡荡的河面,却意外邂逅了三对选择在此筑巢安家的小鸟。

惊喜之间,我悄悄为三个小家庭赋予了代号。靠近河岸的芦苇丛里,一号家庭正忙着构筑爱巢,雄鸟一遍遍扎进水里,衔来柔韧的芦苇枝条;雌鸟则用纤巧细喙细心打理,夯实家园根基。油鸭相依相伴,满心期许着新生命的降临。

旁边的二号家庭,已迎来了几枚雪白的鸟卵,妻子全身心投入孵化。丈夫则始终守在一旁,不时运来芦苇加固巢穴,悉心照料着专心孵化的伴侣。最令人动容的是,每隔两个小时,夫妻俩便会轮换值守,雌鸟离巢觅食休憩,雄鸟接替孵化重任。换岗间隙,它们总会轻柔翻动每一枚鸟卵,只为让巢中待醒的小生命,每一处都能感受到爱的温度。

不远处的三号家庭,早已迎来了幸福的结晶,三只毛茸茸的雏鸟,紧紧依偎在妈妈的翅膀下,时不时探出带着棕白斑纹的小脑袋,懵懂地打量着这个新奇的世界。鸟爸在河水中舒展着翅膀,洗去一身疲惫,随后化身最称职的猎手,一遍遍潜入水中,为雏鸟寻觅小鱼小虾。每当它带着食物归来,小伙伴们便欢呼着探出头,一口吞下这份甜蜜的馈赠。待到换岗时分,鸟爸轻轻转动最后一枚未破壳的鸟卵,而后慢慢地卧下,任由孩子们欢快地爬上自己的脊背。

那一刻,河水悠悠,芦苇轻摇,时光温柔,满是治愈人心的力量。往后几日,只要得空,我便奔赴这片湿地,见证生命的美好与温馨。

周末,我终于忙完手头的工作,迫不及待地奔向桑干河。远远望去,二号家庭一切如常,三号家庭的巢穴空空如也,而我的心却没有失落,反倒满是欣喜——我知道,最后一只鸟宝宝也顺利破壳了。目光循着河面望去,果然看见一家六口,在河中央自在嬉戏、嬉戏打闹,灵动的身影在水面划出层层涟漪,满是生机与欢喜。

可这份喜悦,转瞬化作满心悲凉。我转头望向一号家庭,却只看见单影只的雌鸟,独自守在巢穴中,许久不见雄鸟的踪影。我心存侥幸,想着或许只是雄鸟贪玩,在附近觅食未归。我赶紧举起长焦相机,想拉近看看一号家庭,是否迎来了期待已久的小生命。可当镜头拉近的那一刻,眼前的画面让我心头一震,呆立原地——那只曾日夜奔波、温巢筑巢、悉心照料伴侣的雄鸟,此刻却长眠在它亲手建造的爱巢旁,一只染血的翅膀浮出水面,似乎在拼尽最后一丝力气,向爱人做着无声的告别。

巢穴依旧,那是它们共同用爱搭建的家园,可那个并肩相守的身影,却永远消失在了美丽的桑干河畔。它再也不能衔来芦苇加固温暖的家,再也不能叼来小鱼喂食心爱的伴侣,再也等不到孩子的降临……雌鸟孤独地守着巢穴,静静依偎在雄鸟冰冷的躯体旁,那落寞的眼神里,满是绝望与无尽的哀伤……

桑干河历经岁月修复,才蜕变成如今碧波荡漾、万鸟栖居的“候鸟天堂”。可总有人无端打扰,硬生生打破这份难得的静谧。多愿世人皆心存敬畏、善待生命,守护好这一方碧水清流,让桑干长河年年候鸟归来,岁岁生灵安然。

我伫立河畔,风吹得芦苇沙沙作响,满心都是刺骨的悲凉。望着悠悠流淌的桑干河水,思绪万千,久久难平……

(作者单位:包神铁路神朔公司)

黑土生万物



◎ 潘滢

夏意渐浓,满目草木繁茂,山河一派生机。时节走到初夏,果园里的树木刚抽出新芽,杨柳泛开深浅绿意,大地处处焕发着生机。在垦区农场的一方土地上,我刚刚打碎了土坷垃,备了垄,把毛葱、蒜瓣按进去,韭菜根顺序摆好,然后浇水、培土、踏实。黝黑的泥土之下,生命的根系正在奋力地生长,呼应着夏日的召唤。未来几天,还有生菜、油菜、茼蒿等小菜苗陆续扎根在土里。这些寻常蔬菜将陪我走过整个春夏秋冬,一直持续到十月下旬冰冻之时。

这里是“北大荒”,我工作和生活了几十年的地方。“北大荒”泛指黑龙江省北部三江平原、松嫩平原与黑龙江沿岸的广袤区域。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始,14万复转官兵(含铁道兵)响应党中央号令,赓续南泥湾大生产的红色血脉,唤醒沉睡千年的黑土地,将这片“荒芜之地”变成了“捏把黑土冒油花,插双筷子也发芽”的“北大仓”,凭借沃土良田,源源不断为国家输送粮食。“磨破双肩担日月,铺开四季绘青春”是第一代北大荒人的真实写照,而“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则成为此后几代垦荒人持续前行的不竭动力。从当年十万官兵奔赴东北,到生产建设兵团成立,再到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一代代拓荒人以此铸就北大荒精神,奏响了人类荒原开发史上最

壮丽的乐章。

我的父辈们也曾上山下乡去插队,在农田里大展身手,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此后,省内各大企业纷纷创办“新农村”,组织职工子弟前往垦区,掀起了又一轮开荒热潮。记得当年小学毕业后,我跟着姑姑坐了解放牌卡车,一路颠簸数小时,前往他们的“新村”游玩。跟大黄狗上山跑跳,陪小黑狗逮老鼠,搭着牛车去犁田。过去的农村,吃水得去村口的井里打,把水桶挂在轱辘把的绳子上,在井水里荡啊荡,荡满了水再摇上来;一根扁担挑两桶水,压得肩膀红肿。而“新村”里全都是机井,按钮一按,水就抽上来了;除了耕地拉车的牛马,还有四轮车等农机。食堂用的是电饭锅灶,再也不用上山打柴烧火做饭,田间的粮食、蔬菜也一应俱全。我每天吃着豆角炖肉,喝着小米粥,吃着大馒头或香酥甘脆的油条……那个夏天的伙食极好,让我的体重增了十几斤,身高也长了数厘米。父辈用汗水浇灌出来的果实滋养了我,也积攒了我回报这片黑土地的动力。

我所在的电厂,兴建于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坐落于北大荒腹地、农垦三师十八团境内的友谊农场,厂里很多职工是垦荒人的后代,他们的先辈,有参加长征的老红军,有身经百战的师、团指挥官,有南泥湾三五九旅官兵,有战斗

英雄、先进模范……他们延续着北大荒精神,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建厂至今,已累计产出巨量电能,为这片黑土地的发展倾注了几辈人的心血。而我,已在这里工作了四十年,依旧尽己所能,散发着光与热。

闲暇之余,我坐在小院子里,背倚着一栋蓝瓦白墙的平房,周围是果树、鱼塘,地里种着时令蔬菜。每天我都在这里施肥、除草、浇水,看着秧苗从细嫩到茁壮,看着作物由青变黄;我在这里欣赏着日出日落,感受着春夏秋冬,因一株嫩苗出土而惊喜,为一枚果实诞生而雀跃。双脚踩在田地里,感觉很踏实;俯身弯腰种田,日子过得很快;日子过得又很慢,慢得天边流云,许久才飘来遮住烈日。我就在这些既快又慢的日子里,看日出日落,听细雨微风……我学着前辈们的样子,头上顶着蓝天白云,赤脚走在温软的土壤上,感受着生活本真,坚守着脚踏实地,享受着自己种出来的一碗碗人间烟火。

这片黑土地,它默默地藏在角落里,承载着无数生物的生存与繁衍,每一寸土地都蕴含着生命的奇迹,就像夜幕里永不疲倦地闪亮的光芒。这里的岁月静好,只是简单的三餐四季;这里的朝暮晨昏始终散发着光芒,养育着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人。

(作者单位:黑龙江双鸭山发电公司)

与草木共生

◎ 惠嘉琦

看着它在风沙里不言不语的模样,我心里满是忐忑。陌生的装置流程,记不完的操作规范,连风和家乡不一样,我生怕自己学艺不精,出现疏漏,连走路都放慢了脚步。我也像这棵落尽叶子的早柳一般,在寒冬里默默蓄力,将全部力量深深扎向泥土。后来我才懂,这满枝新芽从来不是一夜冒出来的,整个冬天,它早已在枝丫上孕育出细小的芽点,一天天攒足力气,才敢在春风中探出头来。

恰似我入职这半年的学习时光,跟着师傅跑现场,笔记本里记满了日常所学。记得第一次跟着师傅巡检,手心的汗浸湿了手套,深夜在宿舍背诵规程,窗外是毛乌素不停歇的风声。前几日,跟着师傅去现场巡检,在装置区坚硬的石缝里,我意外撞见几株冒头的野草,嫩得几乎透明的绿芽,硬生生从碎石石缝里钻出来,在满是钢铁与硬石的厂区内,格外耀眼。

师傅顺着我的目光看过去,拍了拍我的肩膀说:“别小看这几株野草,咱们这儿不比南方,石缝里缺水少土,它得先把根扎进薄薄的泥土里,熬过一整个冬天,才能迎来春天。”

师傅的话落在风里,我豁然开朗。厂区的柳絮,是春天给日常的温柔,映照出我这半年从忐忑生涩到逐渐上手的成长;石缝里的野草,是春天给坚守的答案,藏着我作为新人沉下心来学本领、扎下根做事的韧劲。它们都不是娇柔的春景,是熬过寒冬、扛住风沙才生长出的底气,就像我此刻的心情,是手里攥着笔记本时,心里慢慢落定的踏实。

从前读“春风吹又生”,总以为写的是江南暖春,如今站在毛乌素的风沙里,才读懂这句诗最厚重的分量。最有力量

(作者单位:榆林化工)

花香忆流年

◎ 张梦雯



腰,抓起桌腿里的彩色皮筋就往操场冲,风掠过耳畔,洗得发白的运动服高高扬起,浑身都透着一股子天不怕地不怕的莽撞劲儿。在丁香旁边的空地上,两个同学各占一端把皮筋绷紧,我迫不及待地踩着“木兰开花二十一”的口令,脚尖轻点、纵身跃起,彩色皮筋在脚间翻飞如蝶,不一会额头沁出细密的汗珠,沾湿了前面的碎发,笑声如铃声般抖落了肩头的花瓣,夕阳慵懒地趴在天边,把我们雀跃的模样,凝成地上灵动又悠长的剪影。

心绪还沉在旧日光景里,抬眼望去,街景流光溢彩,与记忆里那个慢节奏的校园判若两个世界。原来方才的一切,不过是一场不愿醒来的梦,梦里的阳光那么暖,连数学老师敲着黑板叮嘱“认真听讲”的唠叨,都变得格外亲切。从前的我太过感性,看不清小说里的遗憾结局,总对着书页偷偷抹眼泪;见不得雨打落花的场景,会蹲在花边,小

翼翼地拾起那些飘零的丁香花瓣,夹进语文课本做成干花书签;也会在放学路上驻足街头,望着白发老夫妇并肩慢行的温柔背影,心里悄悄憧憬着长大的模样。那时的世界,简单得像一块透明的水晶,喜怒哀乐都写在脸上,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就能填满一整天的欢喜。

时光悄然飞逝,我们步履匆匆,忙着赶路,忙着谋生,忙着应付生活里的一地鸡毛,那份独属于童年的单纯悸动,似乎早已被岁月悄悄藏起,我再也不会为一朵丁香的盛开而欢呼,更不会为一场雨的落下而心生惆怅,甚至很少有时间静下心来听听自己内心的声音。只是偶尔,在某个宁静的黄昏,街角飘来的一缕丁香香气,会让那些尘封的记忆翻涌而出,提醒着我,原来印记未曾褪色,那段洒满阳光与花香的岁月,早已成为我生命中最珍贵的宝藏。

人生不必困在童话的圆满里,就像生活从来不是“王子与公主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那般简单的注脚。纷乱的记忆、难舍的情缘、错过的遗憾、收获的喜悦,都是岁月馈赠的礼物。如今的日子,总有诱惑与挑战接踵而至,亦有温暖和惊喜不期而遇,我们拾起过阳光的碎片,历经世事波折,跌跌撞撞一路走来,才慢慢懂得,人生本就是一个修行,每一步都有它的意义,与其执着于完美的结局,不如珍惜每一段有笑有泪的旅程。

愿往后岁月,我们那颗如蔷薇般柔软的初心,能在每一个晴好的日子里,迎着风,沐着光,无拘无束,熠熠生辉。

(作者单位:内蒙古呼贝公司)

麦子

◎ 马立强

坐在地头 变成一穗渐熟的麦子
灌浆已满 芒种就在面前
像炫耀坚实臂膀的少年
渴望破壳而出的畅快

鼓胀的风帆扬起了
久酝青春的香味
这可以窖藏经年的幸福
只差一双布满老茧的手
石磨一样
轻搓慢捻 细品回甘
这踏实的收获 是汗水润开的
一垄垄沟壑纵横的容颜

一弯明月藏进一把镰刀
一轮烈日燃成一季希望
是时候了
让耕耘者 播种者 施肥者
开始检阅吧
这一粒粒一穗穗
一行行一片片
一望无际的黄金方阵啊

为什么我的眼里含着泪水
只因这片浸满麦香的乡土
安顿生长 五谷自在安然

(作者单位:山东石横公司)

野菜

◎ 新光明

时序更迭,大地像从漫长的沉睡中慢慢醒来,田野在一夜之间有了颜色。沟坡上、田埂旁、路边的荒地里,一抹抹嫩绿悄悄钻出地面。苦苦菜、马齿苋、蒲公英、艾蒿……那些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野菜,在风里舒展着细小的叶片。它们安静地生长,却有一种天然的召唤,让人忍不住走向田野。

在北方人的记忆深处,气温回升,出门挖野菜是常年不变的习俗。太阳暖暖地照着,风里有泥土被翻醒后的气息,也有青草初生时的清香。孩子们提着篮子,三三两两地跑进田野,眼睛贴着地面寻找。忽然发现一丛嫩绿,便急忙蹲下,小心翼翼地挖出来,像捡到一件宝贝。

有时候运气好,野菜长得一片一片,不一会儿篮子就铺满了新鲜的绿色。篮子满了,心也满了。剩下的时间便属于孩子们,追逐、打闹、翻跟头,或者躺在草地上看天上的云慢慢飘过。笑声在空旷的田野里飘荡得很远很远。那时候,天空很高,田野辽阔。

挖回来的野菜,总是交到母亲手里。母亲坐在院子的小板凳上,低着头一棵一棵地择,一遍一遍地洗。清水里漂着细碎的绿意,像一草一木揉碎在清波间。放到锅里蒸一蒸,或者简单翻炒,再拌上一点蒜末和香油,一股带着清苦的清香便慢慢飘散开来。端上饭桌时,那味道仿佛把整片田野的鲜活都端进了屋子。

有些年景清苦的时候,野菜甚至成了家里的当家菜。蒸着吃,拌着吃,或者和进面里做成窝窝头。那样的日子虽不富足,却并不难过。人们在那一口朴素的滋味里,吃出一种来自土地的踏实。野菜不仅养活了我们,也陪伴着一段岁月。

其实,野菜本身就是大自然最慷慨的馈赠。它们不需要施肥,不需要农药,也不需要精心照料。只要一场雨,一点阳光,一片土地,它们便顺着季节自然生长。野菜吸收着天地的养分,带着山野的清气和泥土的芬芳。更可贵的是,许多野菜既是食物,也是草药。蒲公英可以清热解毒,马齿苋能消炎止渴,艾蒿驱寒祛湿。它们默默生长在荒野之间,把自然的营养和温和的药性一并送给人们。

如今的时节早已不同往昔。温室大棚里的蔬菜四季常青,市场上翠绿满目。野菜反倒成了一种偶尔想起的味道,在饭店里点上一盘苦苦菜,只想尝个鲜,可当那一缕淡淡的苦味在舌尖散开时,许多遥远的记忆便忽然涌上来——那片辽阔的田野,那只小小的竹篮,还有那些在田野里奔跑的身影。

这些年,人们又渐渐重新认识野菜。它们天然、质朴,营养丰富。艾蒿、野茴香开始被成片种植,从荒野走进菜园,从记忆走上餐桌。然而,无论怎样栽培,人们心里最难忘的,仍然是田野里顺着时令自生自长的,那一口野味。

因为,在人们心底,野菜不仅是一种食物,更是一种与土地相连的情感。那一口清香里,有大地初醒的气息,有童年的脚步,也有岁月深处最朴素的温暖。

(作者单位:宁夏煤业公司)

